聖武記

聖武記附錄卷十一

邵陽魏源譔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載（明萬歷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彔章京猶守備）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京猶參將游擊）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國語固山章京猶總兵官）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章京猶副將）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為一也（都統參領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定今稱又章京皆稱額真雍正元年始改之）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佐領十有六共四

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爲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爲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于滿蒙漢八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于外藩者惟科爾沁等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爲禁旅而

分鎭各省者爲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額不增故乾隆役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僉兵多不過八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二十人共萬有七千七百人漢軍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一百七十二人此三項馬甲共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人

領催

馬甲之優者選爲領催以司冊籍俸餉每佐領下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五十一人計領催五千七百五十有五人

匠役

每佐領下有弓矢鞍鐵等匠聽武備院挑補共匠役千有三百九十一人隸之其不隸都統者則備折衝曰前

鋒每佐領下二人共千七百七十人蒙古僅四百有八人餘皆滿洲又健銳營二千即雲梯兵也亦爲前鋒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前鋒同與扈蹕曰護軍·每佐領下十七人滿洲萬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又有圓明園護軍亦在此挑補習遠攻曰火器·烏鎗護軍每佐領下六人滿蒙共五千三百有十人礟甲每佐領一人滿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內外城上共財礟千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位運蘆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礟五有警則鳴之九門信礟畢應皆別隸于總統·惟親軍隸領侍衛內大臣·上三旗隸領侍衛內大臣下五旗隸王公府又有虎槍營六百名爲行圍進哨之用亦以領侍衛內大臣爲總統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漢軍驍騎營內之礟甲·每旗四十六共二百二十人藤牌兵藤牌以護礟每旗百人共八百人舁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千百有二十八人亦滿洲蒙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爲營而

皆隸于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七十人步軍十八人共萬有五千九百三十人漢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百六十六人步軍十二人共三千一百九十二人共滿蒙漢步軍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此皆八旗禁旅之制也。又有五城巡捕營步兵萬人則綠旗兵而亦隸于步軍統領。東西南北中五城即九門提督所轄也。其轄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綠旗步兵則曰提督實一官。又有左右翼副之。此綠營之附于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焉。滿洲養育兵有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養育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共三項養育兵二萬七千四百有八人。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古漢軍以為營識

轄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有九人守圍場八百五十人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人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于將軍都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于滿洲蒙古八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故別編佐領不列于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

爾蒙古爲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爲居重馭輕者適示天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于康熙前鋒營之有健銳始于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于雍正

緑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百三十有

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隸將軍標廣東水陸六萬九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千五百四十有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百三十九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

百五十有六安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朝用兵異于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三萬至于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三萬明瑞兩路入

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涿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三千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即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卒皆加賦取之于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派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

朝悉禀　廟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

我　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于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給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二十四

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糈優厚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爲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冗散之額以爲津貼精壯之數使

邊省各有選鋒六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拔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棨萑不采而 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于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也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

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　詔以即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即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　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即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

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
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即增費
三百萬尚藏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　旨
施行及嘉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尚書英和奏
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
三十餘年即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
餘萬九年衡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
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
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
各糧之數請　勑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減則減

於是十九年閏二月詔曰乾隆間部議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即逆料及數十年後經費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灑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爲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僅八十餘萬此國朝兵餉出入之大端也

順治初年既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

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恐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歉嗇可知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

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爲名需索苛派甚至帶金寘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三千餘

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尚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不准開銷令各省攤補奏　旨斥駁然是年　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及四十六年之　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　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爲　國朝府藏之極盛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其餘見前英和疏尚不及新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蠲賑

則乾隆中亦未嘗無若云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而增餉若云紋銀出洋昂價則止累官民不以此而耗夫 國課乃撙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哉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百十三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今則錢糧奏銷七分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蕆十年 恩免一次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宗室者

未嘗不累於　國計而銀價日昂之敝在官民者亦終逋欠夫　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捐監捐封捐級等每年約三百萬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課共二百餘萬乾隆中鹽課則五百七十餘萬關稅無盈餘四也康熙中關差各員不但無盈餘且不足正額自後盈餘之額一以雍正十三年爲准是皆雍正十餘載清釐整飭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奏

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內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餘銀一

千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歲用約餘銀五百兩卽增兵餉尚餘銀二三百萬今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鄙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鄙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

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郵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已後言之也至因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編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爲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卽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

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三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

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貫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二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

錢糧約歲需銀三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十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

糧及河災軍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皇清三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詘不能定也

國朝馬政有三曰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三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皆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

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
朝既平察哈爾空其地爲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厰其掌於上駟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厰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古膏腴之地爲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　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厰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駉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

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倘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　勅戶部限期停止康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删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三年七月　詔曰

撥湖南巡撫蒲霖奏耒陽生員賀世盛私造篤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爲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卽止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俟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爲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闢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

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頻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捐納并給僧道度牒准徙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即奉 上諭永免僧道納銀給牒尤唐宋明以來所未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扎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為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即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

殺虎口　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爾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台為止凡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中間哲卜尊丹巴剌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軍臺近日則臺員畏寒苦各以貲募蒙古代之繳其貲曰臺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喀自備之驛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朝使

至則設之。王貝勒等自備夫馬飼畜牧。嘗晨夜過則徹焉。不在官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即位後惟四善政。一平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滅金並舉。故知郵傳之關於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乏食再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兵不恤駝馬。中途倒斃。而寧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有備無患令多攜而嗇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行寇虜燒荒

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之乏夫非同此
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駐營　上親於
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地窪而潤有曰賽爾
者山間溝徑此二皆尺許即見泉有曰布里杜者叢草
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者水潛地中對騾以蹄抉
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
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
礮車糧車行沙磧不能速乃改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
之尊而親與士卒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
不獨全軍挾纊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

塞外乎故曰籌運艱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鵬翮之西使記軟屜以護其肉峰扁鞍以護其背慎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鞍馱具以防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婁師德都督豐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搴旗殉難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復五

省凱旋僅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概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宴安非此不足以振厲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禽四十餘人擊敗其攻城之賊即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爲邁斯漢所阻詔革邁斯漢職即以高天喜代

爲參將明年擢總兵任舉之捐軀于金川也　上爲泣下　詔言朕以小醜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則面赤是爲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罔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將軍雅

可哈善參贊哈寧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卞塔海緬甸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貸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逗撓之恒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峰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逮擬重辟卒援八議免其伏緲然未有罪不上聞者也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

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卽以其資

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
竊見正統成化間邊郵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
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
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
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
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閫外之
寄悉屬武臣以爲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
間衞所皆紈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
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搢紳用事介
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

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攫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中式舉人願使韜鈐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爲兵部主事外以爲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治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騎驟。未必能爲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爲帖括章句之技。若

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麤材即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覘器識不致以閫外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於今日按王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昇皆以文臣善騎射見文集本傳

友人湘鄉謝興嶢曾以四川敘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爲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爲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莜牛羊人皆悍鷙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土

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爲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雖其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遙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腳前摶小藏佛背負火鎗腰刀械火藥糗糒約又二三十觔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較營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卽演火鎗角勝負晝以小石爲的夜則燃香爲的聞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

夷巢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寘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滚木擂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衆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爲榮道光十七年調大小金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五百人之

酌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狡猾之烏喙然後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地養兵一糧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一糧則是養一兵得二三十兵之用也奈何尚漸之哉

又言四川對夷在萬山之中越巂峩邊馬邊雷波四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南自雷波西北出越巂袤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翻大山然

後入一入其中即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麥苦蕎蘿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為富不善種植專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慣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懇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為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眸目皤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眞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為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眾且數十萬皆巖棲穴處盛暑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為之隨時拆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

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旣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偷或追贖必重勒財物盡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嶇崎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爲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苟意養癰以爲癬疥不足患或置碉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借徙民避寇之議兵怯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獷猛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碉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刃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

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殪其前鋒輒各鳥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巔擲木石技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邃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峩邊之化林坪越巂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上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幹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幷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強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即可蕩平需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徙蜀中無業之民闢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搆廨舍開其

金銀銅鑛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地實一勞

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

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爲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

有提督標材官塞衢脫巾譁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

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

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

籌欵爲詞試問直隷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

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

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寧波福建水師提督駐

厦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州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即可抽調附近鎮協營兵以為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即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遷乎況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

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駑簡閱壯怯召募饒勇遂以南

征北伐而無敵歷樞密汰慶歷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群議遂裁老瘠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爲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三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眞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厤中兵百有二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爲定額及

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遼餉剿餉練餉至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救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皆莫強於開

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

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扉價然多爲有司

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見於趙氏翼簷曝雜記者曰鎭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逐年徵收非積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

盛世屯膏尙如此況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

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

聖武記附錄卷十二

邵陽魏源譔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

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侯子雲翼襲爵梁化鳳父子長安人提督男爵子鼐浙閩總督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子守乾總兵陳福父子榆林人子大用皆提督殷化行咸陽人廣東提督有功漠北楊天縱渭南人貴州提督有功苗疆董芳咸寧人提督副將軍甘肅則趙良棟父子寧夏人伯爵雲南提督子宏燦廣東總督宏燮巡撫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軍子用予總兵岳鍾琪父

子兄弟祖孫（臨洮人父昇龍叔父超龍弟鍾璜皆提督鍾琪威信公大將軍川陝總督子濬巡撫）馬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皆提督覯伯總兵顯伯副將）潘育龍祖孫（靖遠人姪孫元善皆提督）韓良輔父子（甘州人與子勳皆提督）師懿德父子（寧夏人官提督父帝賓總兵賜諡）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子經文總兵）康泰兄弟（張掖人弟海皆總兵）高天喜（西寧人總兵圖形紫光殿）豆斌（固原人）紀龍（鞏州人）唐希順（武威人）皆世麾鉞炳旂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䑸櫓而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世襲輕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閩閫故

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爲良亦生材各種所獨

國朝漢人武臣爲總督者自趙氏岳氏父子梁鼐楊遇春外尚有劉世明者總兵劉國與之子雍正中由湖廣提督改福建巡撫擢總督授副將軍赴巴里坤革職旋署甘州提督以縱兵劫掠伏法不以功名終故世不數之世明河內人也

耿尚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故尚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二十年冬懷忠將軍海湖龍奏從逆藩遺兵萬有六千

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遷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粤二藩歲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餘萬三桂請兵入緬之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貴閩廣之兵每省至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賦之半乎劉健庭聞錄三桂距滇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指雲貴兩省額兵言之及一旦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

皆其兵兼爆土司玀猓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出四川出漢中耿尚二逆亦先奪閩粵提鎮兵故能撥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撥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東百二十餘萬廣西十七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順治間已省四分之三其時閩海鄭寇尙存兵餉本重而滇逆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歲需協撥然則部議徹藩之時或稍遲數載或召入朝覲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興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動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粵兩路共兵二萬餘亦號稱大兵三十萬準噶爾入寇兵三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兵皆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李自成兵初稱百萬

及李亦心降何騰蛟亦號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傳則自成悉衆至山海關貲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詔新降馬步兵凡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戰勝之威馭潰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敢譁

者此尤爲倉卒馭遣降衆之法

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臣爭獻取明之策而　太宗悉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則大軍略山東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灤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奪其咽吭之險然明糧艘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則暑雨蒸濕弓弦解膠士馬瘟疫其勢不可行也山海關天險重兵視寧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寧遠尚未得志而能即克關門乎若隔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

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聚不肯去來飄忽不測而　太宗講和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利於明不利於我之說而　聖念不計焉一旦天人合發反開關以延　王師之入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豈不信哉

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峰集孫高陽行狀載崇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為諛墓之文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日　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合新集之兵攖其鋒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

捷明莊烈帝乃僅蔭一錦衣指揮旋因麥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槤熟于掌故嘉慶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超勇親王光顯寺一篇據其外祖緯爾鐸之行狀顛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宜刪去之光顯寺即額爾德尼昭也

方畧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畧平定朔漠方畧專載　上諭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　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蘭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畧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蘭布通之役不復追叙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

修平定準噶爾方畧則以前編補述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掃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然指掌蓋館臣稟承
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中事尚多未詳故今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紀一以補烏闌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漠方畧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廋爾乾隆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爲屢朝築城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犁者既以科布多之東屬喀部非伊犁將

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廋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緯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 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

數語甚至　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國初聲教遠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爲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於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爲東三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其部落乃　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爲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開創平諸部概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爲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譚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

察罕廋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畧康熙五十八年　諭以鄂勒齊圖河（河字原作郭勒蒙古語也）居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　命傅爾丹詳議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廋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兵護游牧按此云察罕廋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罕廋爾即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之察漢泊明矣（廋爾即淖爾音轉蒙古謂泊也鄂勒齊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

右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保奏察罕廋爾當阿爾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不足移於阿勒達爾托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臺應於山巔築礮臺植木賈土爲城移察罕廋爾所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察罕泊大營烏里雅蘇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名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刮耳厓後編作噶爾依前編之勒歪後編作烏勒圍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泰一作陳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灘胡土克圖一作呼

圖克圖此猶瓦剌之為衞拉火者之為和卓捶漢之為察哈爾皆明史與本朝異稱皆但從其一無庸泥執若布隴堪布爾噶蘇台八字地名有但稱布隴堪節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噶順者亦各從簡便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順河烏隆古河塔密爾河博羅塔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為地名乎水名乎潤舍圖嶺博克達山本博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為鄂博水為烏蘇河為郭勒然用蒙古稱為某山某水可也並稱山水為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敘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𠌯鬬冗惟一統志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昆都倫狠山蒙古名綽農托羅海白石山插漢老圖七大青山喀喇漢陽山洪戈爾陰山烏爾札赤城山五拜星藍楊河烏蘇臺里雅柳河布爾哈圖獺山塔巴爾哈臺七金山賀博爾頭黑山喀博喇圖莪黑水濼喀烏喇蘇天河都都爾騰達葛里天山騰克里葛日月池納撒藍藍白雲山插羅漢海施大黑山巴喀顏喇木葉山几都几爾鹽泊達遜達卜白鹿山布圖虎是謂地從主人名從中國惜每部落惟見於前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大書並無譯義疑徐尚書乾學開局洞庭山時無理

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能盡譯者悉仍其舊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時　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時戎馬倥傯未遑覆奏及事定始開西域圖志館知伊犁爲烏孫喀什噶爾爲疏勒葉爾羌爲莎車烏魯木齊爲車師庫車爲龜茲闢展爲鄯善樓蘭而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復追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磚房烏魯木齊譯云紅廟兒塔爾巴哈臺譯云多水獺烏里雅蘇臺譯云多楊柳並無深義且建重鎭而無嘉名參史册而難貫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

然冰 嶺蔥嶺天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闌烏蘇穆蕭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興安大嶺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淩河何一非漢語而奉天錦州府州縣名何一非仍前代況紅白黃藍鑲正之分旗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　盛京興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名何一是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義至通也例至密也懸諸日月不刊也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　盛

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有於已尼大水即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已尼大水即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書東夷諸國之例乃皇清通考四裔門忽以烏洛侯（改侯爲俟）爲鄂羅斯而於已尼大水即大北海則中隔興安大嶺相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當從通志者也外藩王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　諭曰吐魯番乃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之地且載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闐各有元裔汗酋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是則回部之爲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

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派罕巴爾傳至霍集占三十世
遂以元代回部成吉思汗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
在派罕巴爾之前謂成吉思與元太祖同名爲唐以前
已有回教之證幻渺鑿空莫可究詰此則當從外藩功
續表傳者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
書作惡劣字輙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猑
亦令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文之世
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彛以虜作鹵者
　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

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地
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爲小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炳煌視魏道武改柔然爲蠕蠕者何啻滄海
之與蹄涔是記於敎匪冉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不改
書添幗而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必書其本名不曰高二馬五魏棒棒紅襖
大礮不作紅衣西藏之剌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
旁他書皆作喇嘛嘆咭唎字書所無至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羅汝才
混世王曹操惠天柤過天星劉國能闖塌天李萬慶射塌天高迎祥
小闖王李錦一隻虎劉體純二隻虎王輔臣馬鷂子劉哲蝎子塊高

傑番山鷂王光恩小秦王馬進忠混十萬張光璧黑煞神楊光甫一連鷹賀一龍革裏眼孟長庚點燈子賀宗漢活地草高加討顯道神劉浩然鄉裏八劉洪啟一把沙吳氏綏寇紀略不知核實王橫雲明史藁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以正史而同水滸小說鄙倍矣哉

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故趙氏翼謂噶爾丹敗於土臘河馬爾賽不於歸化城遏其歸路俞氏燮謂西藏即古佛國即中印度巳皆差岐數千里至聲教所不通之國則道聽肊譚尤易鑿空而莫甚於西域聞見錄之述鄂羅

斯其國不見史冊崛起元明至本朝始大故譚者莫知其涯際或以爲臣服之國不知會典列朝貢之國九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荷蘭曰緬甸曰西洋諸國謂意大里亞英吉利等閒或一至無常期其餘日本港口佛蘭西等皆爲互市之國不列於朝貢況鄂羅斯乎鄂羅斯地包絡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及黑龍江雖英吉利諸夷之書亦推鄂羅斯爲第一大國我使臣往返止與其疆吏相接不得見其汗也若聞見錄所述控噶爾大國攻破鄂羅斯者尤影響全無與退木爾汎皆以汗名爲國名是錄於葱嶺以西各國皆道聽塗說不根無

稽故欲知西荒厓略者上則宜據利瑪竇南懷仁地圖近則宜觀海國圖志乃歐羅巴人原撰侯官林制府所譯源爲重輯者是則以西洋人譚西洋州居部剖無一字出於肊鑿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内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各國適一二小部落即西海鄂羅斯既爲屬國即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張中華未覩寰瀛之大

朝鮮志二卷明代朝鮮人所自述唐虞夏商有朝鮮者世號檀君是爲前朝鮮因武王封箕子於此檀君乃自平壤移白嶽隱而終今安平府城尙有箕子區畫井田

遺跡傳四十一代與周終始是爲中朝鮮箕準爲箕子四十一代孫而燕人衛滿奪其地都王險城即平壤其孫右渠爲漢武帝所滅以王險爲樂浪郡是爲後朝鮮三朝鮮皆都平壤背負華山亦名西嶽亦名三角山南襟漢江左控關嶺右環渤海及漢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四國辰韓卞韓各統十二國厥後新羅高句驪百濟三國鼎峙唐高宗滅其地不能守新羅遂并之及其季世弓裔據鐵原稱後高麗甄萱據完山稱後百濟及高麗始祖統合三韓西北抵鴨綠東北界先春嶺至康獻王建都漢陽定爲八道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

東南曰慶尙南曰全羅西曰黃海東曰江原西北曰安平東北曰咸鏡八道之中忠淸慶尙全羅三道廣阜殷富文學秀良安平咸鏡二道境接蘇鞨騎射精强於中國藩服最爲聲名文物惜其書於自昔興衰事蹟彊里廣狹山川脈絡形勢險要未之能詳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賓四夷之事館內存貯外國之書曰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爲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爲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

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粵東番船購求中國書籍轉譯夷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内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間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三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關繫中國者莫如暹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强與之敵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尉佗思漢之心乾隆

中暹羅一封而緬何稽首阮光平之降亦恐暹羅議其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國產米甲南洋歲濟廣東者數萬石兵旣可禦外侮粟又可佐邊餫雖朝鮮莫逮焉談邊防者尚加意於兹

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爲戒　高宗亦言我滿洲以騎射國語爲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古之經典則非彈十餘載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騎射習武備乎此皆　訏謨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卽爲蒙古計與其爲

匈奴突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鏑原野厭膏血何如水草寢訛休養生息是則以慈悲銷殺伐以因果導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利賴之且蒙古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侫佛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鴞音化泮林中孚格蠻貊有能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於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相

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　本朝又分十三省為十七省若湖廣為湖南湖北江南為江蘇安徽陝西之西為甘肅直隸關外為奉天然安慶徽州甘州肅州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江蘇江寧兩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况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皆治蘭州不駐甘州肅州乎竊維古者山川疆界州居郡縣之誼及　國初偏沅巡撫改稱湖南之例則甘肅即古涼州又即隴西安徽省即淮南江蘇省即江東福建省即閩南庶名實瞭然形勢畢舉且今代　詔令奏疏亦稱福建為閩省安徽為皖省不稱為福省安

省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豈非山川為主州郡為賓不可强更者乎至宜興儲氏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闊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河南河北為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為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為一而洞庭之險失今惟此除改正合浙東浙西為一而錢唐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又合內江外江為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與

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無常
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
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
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
垂法戒也近人紀 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不言
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逗遛于
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
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于鄂爾昆河一槪不
書削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蘇之敗亦略

一及之而不詳傳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彼記言兵二萬僅歸二千則又失實參贊額勒登額逗援于緬甸溫福僨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輝駙和于西藏恒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固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譴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賞罰國之大枋有章奏有　上諭其載官書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故

高宗屢諭史館列傳直書諸臣功過敬本此誼以昭信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于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諱之朝存三代之直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

經未授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畧蕩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冑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

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郢書可以治燕里謠巷諺可入樂府不龜手之藥宋人以洴澼洸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爲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衍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以補涑水之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禛文集及吳江鈕琇觚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貳臣傳明桂王南澳鎭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　胡及康

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為婿是六奇在明已
貴安得謂乞丐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
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
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
與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為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
托言顯貴於　興朝歟
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守
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予謚忠
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謂
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

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王之師列營錢唐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寧金聲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　王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兵四出角鬬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寧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

衆食寡　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爲勒克德渾一爲博訖一爲貝子屯齊後皆立功閩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王載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破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没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兩浙三江民兵四起　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偏隅故得

兼旬抗拒。及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貝勒并未親至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陴誓守。蒙古滿州兵再攻不克。 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雜胁。當 貞人龍戰之師。臨衝因壘。卒佗崇墉。祝袁

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尚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罣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闇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畧並非勝國舖述之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廓擴帖木兒爾足勸干城而信後世

吳偉業詠吳三桂詩云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哥舒翰無取兵遼海之事當爲桑維翰之誤維翰乞師於遼與三桂乞師於我朝正同也惟稗史稱三桂料賊棄京師必西遁豫以酒瓮數千實石灰埋要路賊騎突至皆陷且相累壓掀起目皆盲官兵追擊大敗之

云云。按自成以四月二十七日棄京師。餘黨二三日相繼焚九門樓遁。而三桂始追至。烏能豫先埋伏於去路平陷馬坑之計。問可施於守城守邊牆斷。難遏倉卒數十萬之遁寇。且王師兩敗流寇。皆得順風之助。而賊被逆風塵沙眯目。火器反焚。旆卷旗折。故再敗塗地。天之所助。不可抗也。至無名氏之四藩傳。稱賊背胡國柱以岳州降於我 朝。三桂方中秋夜宴。聞之大呼氣噎而死。考三桂死後何月。岳州方破。守岳州者吳應麒。非胡國柱。二人又均未降。且奉吳世璠戰守雲貴逾二載。滇城破乃走死邊州。至三藩中尚可喜最忠順。乃傳中

稱撤藩之役可喜有異志得使臣梁清標權疏請留藩始息變叉謂之信與父謀殺金光以謝鄭氏皆誣罔無稽不知何以舛疏若是

國初巡撫江南者土國寶朱國治提鎭松江者吳兆勝李成棟馬逢知皆以屠伯武夫桀驁反側上旋暨誅夷皆不容於堯舜之世惟朱國治死於滇難然國治於江南錢糧之案羅織縉紳生監萬有三千凡欠課一二錢者盡罹法網三桂反時雲南按察使知府以下抗節不屈者三桂皆拘禁不殺而奉使侍郎哲爾肯等且貰疏還

朝乃獨首殺巡撫朱國治梟首狥衆未必非因其素失

衆心殺之足以爲名也事後尚得與甘文焜范承謨並崇贈卹倖矣哉馬逢知即馬進忠改名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衞青漠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還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漠北故渺畧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部之東在本朝尚爲內地乃袁枚叙岳鍾琪追羅卜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毿毿土人曰此桑駱海也路且自此窮矣究竟桑駱海在何方賊酋丹津逋往何地與官

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絕徼渺無邊際者今石與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為奇乎至剿捕內地教匪州縣櫛比尤當畫沙聚米乃方略軍報動言迎賊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逼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犬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晨在漢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嶺之東追逾界嶺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為綱維山川南北為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

路所地利形勢如碁布局若綱在綱善矣哉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爲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恒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劒直陳不諱　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泰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爲第一奇功蜀人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盖是役之奇在於轉敗爲

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急危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戰禽獲渠魁其意葢欲飾爲全勝不知盡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于某處絕糧數日又于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謨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冦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

復之上六。光地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溽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興師難之。卒薦傅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隆中戡定伊犂。

御製開惑論。力闢漢唐諸儒地不足耕人不足臣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即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淮陰

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浮言不戢故于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諏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昧機不敢以虛憍僨事今尚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滇十鎮兵出畢節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諜知其被圍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

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囤未下撫臣何世璂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聳千仞左徑如綫官軍束手經文問曰囤何以名羊城士人對曰中日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即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齕草簌簌有聲賊聞以為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砮礟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遣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

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
諸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典
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
故或以　堂子爲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佛於
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即以　堂子爲奉佛乎且
堂子之圜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圜殿神則名曰
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
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月首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褂
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

祀圜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别室亦兼禱圜殿神考
開國方畧　太祖初起兵即禱於　堂子諸族人
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滸之戰
前數十載則　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
之公所惟圜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年
吉林黑龍江之地城郭皆無磚石環木柵二三里即謂
之城柵內八旗兵所居士大夫遷謫者亦居其中餘皆
散居各屯八旗非盡滿洲人各因其種落為俗漢人則
十三省皆有之亦各自為俗桐城方拱乾謫居寧古塔
歸作絕域畧言其地道不拾遺百里往還不裹糧不購匆

秫不行銀錢以粟布交易牛驢入田則罰其直雖章京不免此國初淳樸之俗近聞漸不如初至索倫則遠在黑龍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縛於樹射熊虎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蹤迹得之惟一經雨後即不可識音近蒙古間雜漢語故或以爲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

女眞爲肅愼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見 高宗御製惟滿洲兵究未聞石砮爲鏃之事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皆無其證惟 國初吳兆騫甯古塔記之云石砮出混同江中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厥色青紺

厥理如木厥堅過鐵石土人以之礪及如爲肅愼砮矢之遺曾攜歸京師贈友王士禎載之池北偶談蓋產瀕海口無人奏聞故　御製官書皆未之及又東海魚皮使犬諸部無考亦惟此記載之曰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卽五國城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虎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烏稽達子（烏稽卽渥集）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出紫貂元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鵰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查哈船江行泊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

宴并出部頒袍帽靴韈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
産爲最貴雅哈次之虎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
毛麤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
婦皆不褲以魚皮爲衣柔輭可染富者以鵰翎蓋屋貂
及元狐爲帳狐鼠爲被褥虎爾哈人則服飾畧同滿洲
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
黑貂千里不爽期約勇敢能一人殺虎　朝廷擇其
材武者賜以官職數年令從虎爾哈遷至寧古塔又遷
至奉天又二年始入都名依徹滿洲即新滿洲也記又
言寧古塔西行百里曰沙嶺有金時上京故城東三里

覺羅村即　本朝發祥之所寧古塔在黃龍府東七百餘里與高麗之會寧府接壤木城二重　國朝新遷距舊城六十里內城周一百里將軍親兵居之城周八里各旗人居之漢人居東西兩門之外康熙初吳逆叛滇滿兵徵調一空始令漢人入居城內後十餘載又有邏車國侵黑龍江掠部落貂畜鋒甚銳其國都在大西洋相去萬里兵強猛善火器有西瓜砲者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至其營始裂將軍奏調兵水陸進討邏車國旋請和（邏車即羅刹之轉音乃鄂羅斯部落）流人始免戍役之若此三條皆足備滿洲掌故記又言　國初寧古塔

極寒三春晝夜風霾蔽天七月即有白鵞下池不能飛起數日霜降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地裂暮春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夏則有哈湯之險泥淖數百里人依草墩而行稍傾側人馬俱陷故商賈裹足近年漢人日衆氣漸和暖淖上橫鋪樹木歲時修理商旅雲集百貨駢闐迥異曩矣南門臨鴨綠江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材木稠錯鰉鯉鯿鯽肥庶甲天下人參生深山草藂薈多且賤然在本地服之不效兆騫初至戍時煎參半斤服之反泄利半日惟江水自長白山流出號人參水冬月飲冷亦不傷脾故遷客

至此從無不服水土且羸弱皆健五穀惟無稻米升價十倍惟燕客用之有烏臘草近水而生長細温輭薦履行冰雪中足不知寒與貂參均號寧古塔三寶冬至縱火燒荒則來春草木更盛五月盡放營馬放數百里外水草處七月杪馬肥始歸城各辨其尾牌而領之四季出獵行圍有朝出暮歸或二三日卽歸者謂之打小圍秋則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八旗列陣而行兼旬始歸歸則虎豹熊豕獐鹿狐兎雉鵰車載駝負不知其數臘犬猛者能搏虎豹鷹有海東青能捕天鵝日飛二千里皆上進之物鵰極大而多惟用爲箭翎云兆騫謫戍二

十有三年赦歸行二日過石頭甸子其石岡濶三十里長三百餘里嵌空玲瓏下有流澌瀰漫第三日進大烏稽（烏稽即遲集之轉音又名窩集即老林也）松林千里無際皆太古時物車馬橫過六十里不見天日微風震撼濤聲洶湃啼鳥號嗁略不畏人初入林口行人各取身旁小物懸樹以敬神夕宿嶺下滿兵取大樹皮二三斤濶丈餘鋪如船篷可容坐臥取所獵獐鹿炙割而食夜半忽聞怪聲山崩地裂則千年枯樹摧折之聲也第五日復過小烏稽三十里如前狀第七日渡松花江至烏拉有船廠造大船以達各路有將軍鎮守之即吉林矣由烏拉八驛至柳

條邊其地垂楊數百里前朝所以界中外今有章京守之以詰往來又十五里至開原驛又三十里至鐵嶺縣又百三十里至奉天府

東三省駐防兵有老滿洲有新滿洲猶史言生女眞熟女眞也　國初收服諸部凡種人之能成數佐領數十佐領者咸歸於滿洲若東海三部（曰渥集曰瓦爾喀曰虎爾哈）扈倫四部（葉赫輝發烏拉哈達）今皆無此名目蓋已歸入滿洲故也其總壯丁散處隨時編入旗籍畸零不成一佐領者則以新滿洲統之國語所謂伊徹滿洲也此皆崇德以前所服之部落其崇德以後所歸服則并不謂之滿洲而

各仍其原部之名若黑龍江以南之錫伯(近吉林)之卦勒察之巴爾虎(二部近白都訥)黑龍江以北之索倫之達瑚爾(二部皆在江北額爾古訥河精奇尼江之旁)皆各設佐領分隸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既不得以滿州呼之又部落襍錯不一于是以騎射最著歸服較早之索倫概之故吉林黑龍江各部世皆概呼爲索倫以別於滿州其實索倫不過一部之偏名非各部之總名也至混同江南岸寧古塔以東復有赫哲部奇雅喀部混同江北岸之東復有鄂倫春諸部所謂使犬使鹿之國也使犬之赫哲亦謂之魚皮部不編佐領惟設鄉長姓長歲貢貂於寧古塔鄂倫春有使

馬使鹿二部使鹿鄂倫春在使馬之外雖編佐領供調遣而丁不逮額使馬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五六百里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又有不編佐領之使鹿部曰奇勒爾曰費雅喀與海中之庫頁島皆更在鄂倫春之外每歲不能以時至寧古塔則以六月期集於三千里外之普祿鄉而章京舟行如期往受之斯則不惟非滿州亦非索倫等部幾同土番羈縻矣會典雖不隸於理藩院然哲赫費雅喀來京娶婦則禮部光祿寺供筵燕

盛京工部供薪藁略如蒙古儀不以非滿州擯之聖祖以魚皮等部俗荒陋令其世娶宗室女以化導之歲時納聘吉林將軍預贖民女代宗女乘以彩輿嫁之要之使犬部在混同江以南

其海近朝鮮使鹿諸部在混同江以北其海近鄂羅斯故朝鮮亦有獒站而鄂羅斯亦有鹿車朝鮮東北烏以犬挽驛車見八紘譯史鄂羅斯瀕海地不產牛馬乘鹿出入見高宗御製詩註其使鹿鄂倫春以木支帳行則駝載止則張架直同蒙古惟不牧牛羊而專捕貂狌為異又考東三省打牲部落不游牧而富者皆以渥集之故渥集者漢語老林也長白山陽亘混同江寧古塔興京而南樹海緜天數千里萬產憤盈葠蜜貂鹿利諸表海鴨綠江圖們江松花江出其東南北三面鴨綠江圖們江南流入海松花江北流會嫩江黑龍江入海其下游統名混同江則混同江所入之海實鄂羅斯之北海非遼東朝鮮之渤海比也語

北海祀典者其曷以尊　帝鄉大王會乎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爲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東甌閩中是爲南紀以限蠻夷此但據禹貢九州言之其實崑崙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而一行所述北戒者僅其中幹故唐楊筠松疑龍經述四幹云

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
分脈布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非不及見所見惟于闐
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
如狼居胥山寘顏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
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三千里今並不得其遺蹟迨
本朝臣服漠北蒙古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隸
版輿于是一統志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即古
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
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峯蔓
延分為四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

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遶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爲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又東南爲白勒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東麓又東北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泰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額勒齊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吉兒河札克台河

山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枝如
點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
顏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古克里河出其西麓
又南爲布勒撻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
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板賽漢
山其南爲諾默渾山其東南爲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
龍山而止自空鄂洛阿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拜
赫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
爾泰上游之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
亦蜿蜒而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爲活爾活圖

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三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illegible]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

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爲天山一支是爲小誤蓋天山之脈盡于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即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　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爲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出寧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即狼居胥山則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問漠北阿爾泰山爲北幹而僧一行所稱北幹者僅中

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以天山爲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爾泰山之西爲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冒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前黃河故道安在者何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則兩幹又似合爲一幹者何曰蓄是四疑貽誤千古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犁博羅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窂

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爲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與安大嶺盡于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illegible]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爲天山支麓河南爲祁連山正幹玉門嘉峪關皆建于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于隴中經青海下爲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故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爲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于天山葱嶺河源經回部滙于蒲昌海即羅布泊在天

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即北幹中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潴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即滲水大即潴窮荒枯磧生氣不鍾于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倨之入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

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尸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絶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蘩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既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于未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絶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

不瀦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何足語疏導辨方畧乎至謂兩幹合于興安大嶺尤為瞽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畫然二幹祖雖同出葱嶺而分幹背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遶套外為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亘內蒙古各部而為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為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謬為一幹假祖禰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

乃外紀圖以阿爾泰為金山杭愛山為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為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淆興安之稱借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為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為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為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為阿魯台西域圖志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剌世相仇殺厄魯特乃瓦剌之裔豈得以仇國為其祖禰況阿之與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于兀

魯塔山禽之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名乎又謂阿速為阿克蘇續文獻通考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及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則阿速自是葱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距阿克蘇萬里豈得以葱嶺西之國移于葱嶺以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奈曼部即乃蠻外藩王公表傳及一統志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營于杭海山即漠北杭愛山也又元祕史成吉思汗征乃蠻溯克魯連河而上即克魯倫河乃蠻塔陽汗度塔米爾河亦作塔密爾即和林地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圍之乃蠻潰遁被禽其子走至阿勒台山

阿阿爾（泰山）成吉思盡收其部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爲今賽音諾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于斡難河在克魯倫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爲今車臣汗地迄吞并乃蠻始徙帳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塔密爾河之南是爲和林即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之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和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誣爲漠南乎至捐毒非身毒（捐毒今回疆之布魯特身毒則近南海）疏勒城非疏勒國（疏勒城屬敦煌郡耿恭所守也疏勒國則今喀什噶爾）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東西相去數千里而顏師古章懷注輒殺爲一皆由讀史者詳

中原而略外域